

编辑:顾遐 美编:刘玉容 校对:梁桥 组版:蒋培荣



南通习俗“上灯圆子落灯面”，即正月十三吃圆子，当然正月十五也吃，正月十八是要吃面条的。古人把“夜”称为“宵”，因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的夜晚，故称为元宵节。南通传统文化活动要看花灯、猜灯谜、踩高跷、吃元宵……构筑起一派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的热闹景象。

南通人称的“圆子”，南方人多呼作“汤圆”（包裹而制），北方人多唤作“元宵”（滚屑而制），不但不土气且很古老。唐朝就有“圆而不角”的“圆子”了，不过唐代的“圆子”不是汤水下 的，而是“油圆”即油炸圆子。从宋朝起就开始有“浮圆之说”，陈达叟《十六字赞》说：“团团秫粉，点点蔗糖，浴以沉水，清甘且香。”周必大亦有诗曰：“今夕知何夕，团圆事事同……星灿乌云里，珠浮浊水中。”还说：“元宵煮浮圆子，前辈似未曾赋此。”意思是，圆子早有了，但无人重视，并写诗词赞颂。当全家人聚在一起，望着天上的明月、碗中浮起的汤圆，阖家团圆是何等温馨幸福。过去糯米量少价贵，有段时期还凭票限量供应，故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圆子。现在超市细白米屑粉随时可买到，且做好的盒装圆子品种也很多，平日都能吃到，当然觉得，还是冬至及正月十三最合时宜。

今年是我母亲钱熙逝世 40 周年，

不由想起儿时她领我们斗米屑、搓圆子、下锅煮的情景。从我有记忆的上世纪 50 年代初起，每到冬至前，母亲就要哥与我去粮站排队，凭粮卡或粮票买限量供应的“长米”（糯米）。如果加少许长米在糙米里煮，饭会很黏糯，但这是万万舍不得的。母亲会提前一天浸泡糯米，当水全部渗入米心无白点时，沥干后即可拎去排队斗米屑了。在我住的东北水关桥巷南头，一位周姓人家有只舂米石臼，平时是无用之物，这时候成了吃香的家伙。我们兄弟轮流替换，谁先做好作业谁先去排，有时弄到晚上 11 时多。男孩子还要帮着踩斗窠（石舂），上面横着四五米长的粗木头，中间有一支点，这边人一脚踩下去，那边有垂直向下的木槌高高抬起，脚一松，木槌便砸向石斗窠中的长米，发出“空通”一声。像跷跷板似的连续踩踏，木槌不停下落，逐渐将长米砸碎。周家有几种网眼粗细不同的筛子，细的米屑粉是搓汤圆用的，粗一点的是蒸大糕用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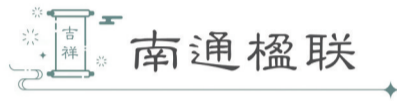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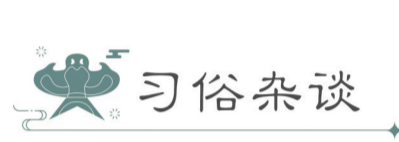
湿米屑马上做圆子当然最好，若过些天用，需要晒干才能保存，否则做出的圆子入锅会发暗红色，属于“酶促褐变”，不仅煮熟后颜色改变，且口味欠佳。每逢冬至、春节、正月十三之前，都是母亲带团，兄妹和我一齐围在饭桌中搓圆子。一次我揉鼻将米屑粉粘在鼻子周围，好似京剧里的小丑，让大家笑

弯了腰。母亲关照大家，包圆子时说笑话可以，不吉利之言禁出。上世纪 60 年代以前，我家与绝大多数南通人一样，都是做的实心圆子（蘸糖而食），很少有赤豆沙馅的，已是很开心的过节佳点了。南宋末年陈元靓在《事林广记·癸集》中记有四种圆子做法，且都是实心的，“皆浮器面，虽经宿亦不沉”。那时一般南通家庭里，根本没有现在宁波汤圆那些鲜肉、荠菜等咸味的圆子（80 年代后才有），大概与南通古来多盐场，以甜味为贵有关。当然以边转石磨边加水，磨制的水磨米屑圆子更为细腻，但那时我家附近没有此类加工点，所以小时候也未吃到水磨米粉圆子。

南通家常圆子过去多为实心无馅，讲究现包、现煮、现吃，口感比现在冷藏的好。煮圆子的要领是“沸水下，文火煮”，刚下锅圆子会沉在底部，要用汤勺在锅中轻轻推动，搅动力度大了圆子会破。当圆子表面变得光滑，渐渐浮于水面，用筷子轻按富有弹性，说明圆子已有七成熟。此时改为小火，加入一些凉水，不要让水沸腾为宜。待到水再次烧开的时候，再加入少量冷水，这样一共 3 次过水。整个过程不可盖盖子，约在 10 到 11 分钟最佳，圆子会快活地浮在水面“仰泳”，彻底煮熟，既饱满又好看，口感软糯。妈妈望着锅里升腾的圆子、看看我们企盼的笑脸，当然是最开心幸

福的时刻了。

南通旧俗，“于十三上灯的夜里，在家堂、灶君……各悬一珠穿或纸糊的灯，并且还（向祖先）供圆子，但也有元宵——十五日供圆子的。嫁女的人家在过第一个灯节时，要送灯、送烛、送圆子，还要送几样可口的菜肴给女儿。”（王积余《灯节》，南通市政协编《南通掌故》）民俗文化专家季修甫在《南通小吃录》里也记载了昔日“正月初一大早吃子孙圆子，即实心圆子；上灯的圆子是用麻糕屑、洗沙作兜心的”。他还不忘“南大街头北头一家圆子店，就把一口大锅放在店口。记得做圆子的是个瘦瘦的中年妇女，她做的圆子又嫩又糯、又甜又鲜，一个个圆子做好后向锅里一抛，满满的肉圆子、荠菜圆子、五仁圆子、洗沙圆子，圆的、腰圆的、带尖儿的，在锅里翻滚，引得过客口馋……一般要到晚上十点半才打烊”。而今南通街头吃圆子，则要数长桥东北堍的江苏老字号“四宜糕团店”了（张绪武先生题的店名），保留了不少南通传统特色，其中荠菜、芝麻、藕粉圆子全年畅销，受到新老南通人的青睐。



## “摘句高手”仇大觉

□李建东

仇大觉，生于扬州。因其父仇森之客居南通主持盐务，于 1942 年转入崇英小学（今市一中）、省立南通中学、崇敬中学（昔为南通县中，今实验中学）读书。1948 年 9 月考取省立扬州中学，1949 年 2 月考入南通师范。1950 年 12 月由学校选拔参加抗美援朝，此后入选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通讯学院学习，曾历任空军第三师机务员、技师、定向台长和导航分队长等职。1964 年，转入地方工作。曾下放农村，当过农民、教师，回城后在某企业当工人，后落实政策。数十年读书写作不辍。作品散见于《新民晚报》《乡土》《南通日报》《江海晚报》等报刊。

对“联语”的研究，是仇先生致力于此的重要领域。他研究张謇的各式楹联。在《张季直挽蔡锷联》文中，引“反袁世凯称帝的蔡锷将军在护国战争后，当上四川督军。不幸得了喉癌，赴日本就医，不久即病逝于日本。载有蔡将军遗体的丧舟归国途经南通天生港时，民初曾任民国工商部长的大实业家张謇，时已因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早就回到南通。闻道蔡将军之丧讯，旋即书一挽联奠祭之，以慰英灵：‘非若辈可嗤，英名万古江流在；慰我民以笑，侯船两旗风泊之。’”文中释曰：如果不是袁世凯之流的嗤人以鼻，那就显不出将军的英名同这川流不息的大江那样，万古永存了；正因为蔡锷一举摧毁了民国的大害，才使得老百姓得到欢笑和怀念，陨不得苦雨凄风，为将军招魂致奠。

仇先生不仅研究楹联，也进行别开生面的“摘句联”创作。在《毛泽东诗词集句》文中，先引郭沫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所集毛主席诗词联。如：

江山如此多娇，飞雪迎春到；风景这边独好，心潮逐浪高。

毛主席诗词对仗工整、立意雄浑，特别适合“摘句”为联。不由得，作者亦“联兴”大发：“六月天兵征腐恶；百万雄师过大江。”“天兵怒气冲霄汉；帝子乘风下翠微。”而他的长联组合更为出彩。仇先生摘句毛诗，虽不拘一格，尤擅长联句多首，仍能达到相得益彰、珠联璧合的效果。

其一：  
挥令昨颁，不到长城非好汉；  
挥斥方遒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  
其二：  
指点江山，冷眼向洋看世界；  
激扬文字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  
其三：  
怅寥廓，西风烈，一枕黄梁再现；  
起宏图，旌旗奋，更加众志成城。  
毛主席诗词恣肆汪洋，雄浑豪气。取一瓢饮，即挥就联语世界、绚烂天地。即便多首联句，亦未显违和感。于此，可略见一斑。

## 爆米花

□海德

“嘭——”的一声响，引爆欢乐的礼花。

春节里，狼山脚下十里八乡时不时响起“嘭嘭”声，犹如春雷滚滚而来，又似礼炮响亮鸣放。寒冷的大地捎来春天的消息，春天的味道，仟儿嘴先知。——“爆米花”来到村头，这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。大家拿着黄豆、玉米、蚕豆，三五成群地赶来。孩子们成堆，自然乐趣多多。大家和爆米花的人，有一句没一句地拉家常。“爆米花的”姓啥名谁？我不知道，就称“爆米花的”，说起来顺口。“爆米花的”坐在小爬爬凳上，一手拉风箱，一手转动导弹式的铁罐。“导弹”，这是上学以后才知道的名词，原先叫铁罐子。铁罐子装进玉米粒，在烧炭的火炉上滚来滚去，把罐子里的玉米均匀加热，摇动的手柄上装有压力表。到了一定的压力，“爆米花的”站起身来，把铁桶装进补丁叠补丁的旧布袋里，用脚踩开铁罐子顶头的盖子，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热气如雾升腾开来，一袋玉米花爆炸成功。这时候，我们躲得远远的，捂住耳朵，害怕震破耳膜似的。“爆米花的”又开始新一轮的操作，那个犹如百衲衣的布袋千疮百孔，经过了无数次火热的考验，成了不朽的英雄。我们围过去，散落在地的玉米花成了孩子们的“福利”。我好奇，金黄色的玉米粒从铁罐里蹦出来，怎么成了朵朵盛开的雪白玉米花？又好看又好吃。其实，加热膨胀是一种物理作用。我们把第一颗玉米花扔进嘴里，慢慢品味刚爆出来的甜甜蜜脆酥酥的感觉，剩下的装进口袋里。我们小孩子弹弹珠比赛，不远处挖一个小洞，谁把弹珠准确无误地弹进洞里，是胜利者。没有弹进去自然认输，马上掏出一颗玉米花给赢的人。“爆米花的”来了，有得吃，有得玩，胜似过年，“热炒”（非常热闹）得没得魂。当时还流传一首歌谣：开心摇铁罐，得意爆米花，动地轰声响，香飘四五里。

我家没有玉米，母亲说，拿来去爆吧。我拿了一小碗米，排队等候。用米爆花，又名“爆炒米”，米膨胀后是米粒的几倍大，炒米是产妇坐月子 的营养品。抓一把炒米，添一点红砂糖，开水一冲就成了炒米茶。滋溜溜地喝下去，开胃润肠。只有“爆米花的”来了，我们才能过过炒米瘾。小



□楼传兴

孩子不喜欢喝炒米茶，吃干的，抓一把炒米放到嘴里，到口“消洋”（入口即化）。有句乡村俗语，八十岁老太大吃炒米——没响声。

爆米花的铁罐很神奇，不但爆玉米、大米，还可以爆蚕豆、黄豆、山芋干等等。

爆米花，是狼山脚下土行当之一，这是一种技术活，大部分都是祖传的。我高中班上有名顾姓同学住在剑山脚下，他弟弟就是“爆米花的”，大家叫他“小狼山”。

“小狼山”个儿不高，很扎墩，走村串户地爆米花。有一天他来到我们村里，架起铁罐，左手拉风箱，右手摇罐。我弟弟拿了玉米去爆米花，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，家庭条件逐渐好转，玉米、蚕豆，家里也有存货了。左等右等，弟弟没有回来，母亲说，二侯，你去看看，三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？母亲的话是“圣旨”，我立马去找。原来爆米花的人很多，排着长队呢！“小狼山”看见我，问你怎么来了？住在这里？我在狼山镇上高中，和他哥是同学，经常到他家玩，和“小狼山”也熟悉了。我说，我弟弟在等爆米花。“快来，叫 he 到前面来，先爆。”排队的都乡里乡亲的，突然插个队，多不好。我说，不，不，不了，反正也快了。我们在等待中“港港家常”，说话间，弟弟的玉米花爆好了，“小狼山”坚决不肯收钱。看着他爆米花辛辛苦苦，汗流满面，手一抹变成了大花脸，都是火炉烧出的烟灰惹的祸。越抹越花，越擦越黑，像黑包公，只见两只眼睛眨巴着。戏剧舞台上的大花脸，是不是从爆米花中演变出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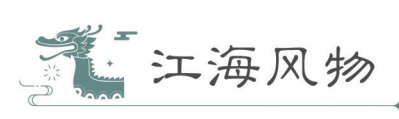
的？我看，真的难说。

爆米花，一罐一毛钱，那时我每月工资只有十几块钱。钱少，情意重。这份情，我一直欠着，什么时候能还上？

前些年秋天的一天，我和夫人单晓英偶遇“小狼山”。他和我夫人是同事，退休了，多年未见，互相问问情况。夫人问，你有没有抱孙子呢？“小狼山”说，没有，丫头快 30 岁了，高不成低不就，快成“剩女”了。“你帮我打听打听，有没有合适的男孩儿？给介绍介绍。”我夫人是个热心人，四处打听，还真找到一位，牵线搭桥，让他们一见面，互有好感。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这桩婚事成了。这对新人的婚礼在狼山脚下的“普天同庆”饭店举办，盛大而喜庆。我和夫人是“红娘”，我又作为证婚人，作了热情洋溢的证婚词。

“小狼山”后来表示感谢，请我和夫人吃饭。席间谈起“爆米花”往事，他有说不完的话，我问，你的爆米机呢？他回答，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我说，如果保存到现在，可是一个老物件了。他笑着点点头。“小狼山”新婚的女儿和女婿拿着快递送来膨胀食品——玉米花，你一颗他一颗，互相喂着，亲亲密密、甜甜蜜美、恩恩爱爱……

年轻人，你们还能吃出老一辈的“爆米花”味道吗？



在我结识的文化老人中，有两位江苏人，都长期服务于山东。一位是江阴籍古文献学家王绍曾先生（1910—2007），山东大学老教授。另一位是如皋籍诗人耿林莽，《青岛日报》副刊老编辑，曾获《星星》诗刊“鲁迅散文诗奖”等多个奖项。

我与耿老相识晚些，但又有一份额外的情缘——他是我的老乡。他的故园，我的老家，都在如皋城的北门。我素喜文学史，很早就关注过这位诗坛乡贤。直到 2016 年，《春泥》复刊，办过三四期后，我兼职执行主编，才萌生了联系耿老的念头。1935 年，如皋革命进步文艺团体“春泥社”在俞铭璜等人的努力下，创办了《春泥》副刊，影响了一批进步学子。随后数载，如皋就涌现出三位志同道合的思想左倾的青年诗人——耿林莽、丁图、沙白。《春泥》的存世，断断续续，此次复刊实属不易。倘若耿老愿为《春泥》题字，既是文缘，又是乡缘，必为刊物添色。

2017 年 4 月，我从《青岛日报》副刊同仁处获得耿老的联系方式，便贸然去鸿求字。他谦虚地复函：“蒙约我为《春泥》题字。因我多年不用毛笔，书法不行，只能用水笔写了。”耿老的题字，写在一张花笺上。笺纸印有张大千的《萱蝶图》：七八丝青青萱草，两三朵红红花儿，还有一只依依彩蝶，春意盎然。这与耿老题字，图文并茂，相得益彰：《春泥》温暖，叶茂花繁，祝《春泥》复刊，落款：耿林莽，2017 年 4 月青岛，铃印朱文“耿林莽”。

除去题字，随信一并附上的还有耿老手录在红框信纸上的一篇诗作《历史的敲叩》。这是一篇旧作，远在上世纪 80 年代，就已收入他的代表著《醒来的鱼》。我早已读过，可是轻抚诗人的手泽，重阅同样的篇什，又有着异样的温度。诗的首句，富有哲理，对比鲜明：

夜已入睡的时候，我醒着……  
随后，诗中代表自然意向的雷声、犬吠声，及人类世界的枪声、警笛声，与久久等不来的叩门声，形成凝重的诗意，令人心魄颤动。诗末写明创作缘起——怀念一位牺牲的战友。那位战友是谁呢？我不便问他，没有必要引出诗人不快的追忆。但我想那位战友，也许和家乡有关，他才手录给我，以便重新发表。复刊的《春泥》主打栏目的是“名家有约”，耿老的作品再契合不过了。2017 年 5 月，复刊第 5 期《春泥》面世，刊中扉页题字有两帧，第一帧便是耿老的，所刊诸作，《历史的敲叩》又是第一篇。我将样刊遥寄青岛，耿老很满意。

2018 年，复刊约两年的《春泥》不幸夭折。不过，耿老和我的文字因缘，仍继续着。我从沪皋两地旧报旧刊上，意外发现大量耿老早年的佚诗，不得不去函请益。他都真情感谢，热情作答。2022 年末，《春泥》又二度复刊，而且获得出版刊号，关于所聘新刊顾问，我积极推荐了耿老。由于付印在即，耿老又无手机、微信，我不得已“先斩后奏”——12 月中下旬，新鲜《春泥》一出炉，我便寄去青岛，向耿老说明事情原委。然而，这次我没能等来耿老的回音。新年才过数月，又有噩耗传来，耿老仙逝，享年 97 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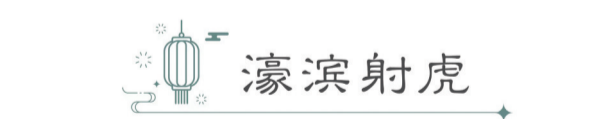
《春泥》复活了，耿老倒走远了。护花“春泥”永芬芳，他对家乡的爱，对后辈的爱，将永远存念在《春泥》中，在他的诗作中……



## 出会

□黄步千

出会：一种民间祭祀文化活动。  
出阁：旧时女子幽居在闺阁里，嫁出去，从闺阁里走出来，就叫出阁。  
出脚、出头、朝外、以上：约莫数，略大于实数。  
出手：行动、花销。1. 该出手时就出手。2. 略小气鬼一钱如命，没大出手的。  
出师：调动队伍上阵。不一定是打仗。  
出客：出门做客。  
出典：出处典故。  
出家无家：出了门就想不到回家的人。  
出色豆腐烧得漆黑：嘲弄不会做事的人。  
串魂：瞎串门。  
串子绳：用关丝草搓的绳，旧时穿铜钱用的。



## 教你猜灯谜（十六）

本期介绍“拟声法”。  
汉字的字音丰富多彩，谐音、象声、古代的反切、现代的拼音甚至英文的读音，这些特性为我们创作生动有趣的灯谜提供了充分的资源。“拟声法”一般分为谐音法与象声法两种。  
谐音法主要是利用汉语同一读音往往有多个形义不同的汉字的特点，采取声东击西、偷梁换柱的手法，借此字的声音，而指彼字的形义，从而达到面底相扣的目的。谐音法就是利用面与底汉字之间的音同或音近关系来扣合的。例如：  
声声鼓乐起西东（十三笔字一）胡。“胡”拆开为古、月，音同鼓，一在西一在东。  
钟声乐声和鼓声（八笔字一）股。“股”音同“鼓”，拆开为殳、月，音同书、乐。  
象声法就是摹拟自然界各种事物的声音，通过谜面准确的示意，在谜底中找到关键的象声词来揭晓谜底的猜谜方法。猜射时只要根据发音的对象特点，循声而觅，定能手到擒来，猜中谜底。象声法常与其他方法并用，有些而成为双扣谜。

举两条象声法的灯谜如下：  
伐木声声传四方（称谓一）哥哥。“伐木声声”象声为“丁丁、丁丁”，传四方，即加四个口，组成：哥哥。  
朝来初闻马蹄声（三字口语）天晓得。朝来初即天刚晓，“得”象声为马蹄声。  
拟声法灯谜一束，请君试猜：  
1. 叫喊儿童餐（三字女交通新词）  
2. 声声芦苇响（二字女跳水运动员）  
3. 歌厅中似叫岳父（二字古代音乐名词，双扣）  
4. 似闻英语说“再见”（三字词牌名）  
5. “野蜂飞舞”耳边响（三字毛泽东词句）  
6. 空中又闻钟声响（三字登录网站行为）  
(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)